

校刻兵要錄

兵談上
兵談下

一一

兵要錄
卷之二
七

玉井
石一

己巳
四十五

安政二年乙卯二月刻成

澹齋長沼先生手書本

校刻

兵要錄

松本藏版

刻兵要錄叙



兵要錄二十二卷。長沼澹齋
所著。而兵家之要備焉。澹齋
名宗敬。生於相本。考於明石。
插於加納。傳
加納侯諱光重公。後去任有



馬氏相平氏。又玄信於伏見。
執焚入門者。前後一千餘人。
大小侯伯。聘而請。及老。而如
十家。其講學則。祖孫吳。而
及俞戚祐家。良度之精。應機
之測。洵多遺策矣。余嘗謂

漢高皇帝。而令見其行
狀。則學術純正。宗宋儒而精
於理義。其教人。物切懇至。不立
崖岸。可謂一古流人也。然其
出處。適遇之際。則似不一其操
者。未深思而知。吾不然。抑夫漢

畜之去加納也。有事不得已而
他人不及其多者矣。是以托微
罪而去。屢仕他邦。意望空在。晚
生迺耳。至晚以浮浪終
身。是是以觀其本心。所謂見
榮而作若。其應幾乎。當時

加納侯。即今之松本侯也。憲
從其手寫定本。頃者命侍臣
校讎上本。以公於世。亦足以見
其不謬憲臣也。題之卷首。

安政二年乙卯晚春下院

不規

佐藤坦題



我朝一統天下。兵革未嘗息。而
 天下之民。亦未嘗息。其所以
 然者。皆由我朝之德。足以
 懷遠。而天下之民。亦未嘗
 息。其所以然者。皆由我朝之
 德。足以懷遠。而天下之民。亦
 未嘗息。其所以然者。皆由我
 朝之德。足以懷遠。而天下之
 民。亦未嘗息。其所以然者。皆
 由我朝之德。足以懷遠。而天
 下之民。亦未嘗息。其所以然
 者。皆由我朝之德。足以懷遠。

男機畫

按列兵要錄叙。無難返其
 胡馬越舟。南北各擅其長。
 合併兼有。其為武則備矣。
 我東方。神靈攸會。土沃人
 傑。知耻重義。各自為鬪。初
 不規。於節制法度之末。

兵要錄下

兵要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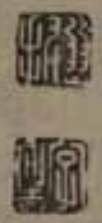
也。其有節制。蓋肇於甲越二氏。然猶頗畧焉。澹齋長沼氏。抽孫吳之髓。嚼俞戚之腴。運之以邦俗之銳果。卓成一家言。所著兵要錄。體用完具。本末兼該。或其

庶幾矣。松本府學有活字印本。相傳稱澹齋手書本。今者竊侯命一二臣僚。考校諸本同異。欲鏤梓以公於世。噫。其志亦弘矣。夫事與世殊。制與時革。故善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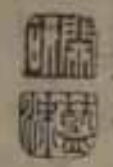
古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學者於是書。既得其大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其應用固不窮矣。不然。則一趙括已。亦何足貴乎哉。剗刷竣功。為引其端。

安政乙卯正陽月上浣

巖邑若山拯撰



關研書



已志所冀子美山遊詩
安知子美遊山詩

兵要錄序
兵者何哉定禍亂之具也要者何以
該萬之謂也錄者何記也君子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故司馬法曰國雖大
好戰必亾天下雖安忘戰則必危
忘與好之間其機不可不察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用兵之
要亦在豫備而已是乃不忘戰也
夫兵家之說固蕃衍可謂博也

然又有其要。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知其要。則博者亦可該盡矣。頃宮川忍齋來自鄰邦。眎余以其先師長沼氏之所著兵要錄。余繙閱之。其書本乎中華。古昔之兵法。參乎本邦。近世之軍術。立法制事也。精確而不苟。考古應今也。簡約而不遺。分類拆門。釐爲若干卷。是兵家之機要。信可一以該萬也。且其教學

之術。泝聖學之末流。而不貴機變之巧。與世之好用詐僞。功利霸術者。豈可同日而語耶。蓋用兵若用水火。然能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故術不可不慎。此書平時則可以爲預備之則。行師則可以爲制勝之計。守約施博。命之謂兵要。不亦宜乎。忍齋語予曰。先師用心於此術。可謂勤矣。幸有成書。恨無序之

者願以一言弁此首。其後乞而不已。予雖拙文思。其請索之厚。不能固辭。復感其尊先師之至。於此乎。不揣僭率。妄爲是序云爾。知國有良法。則國之興。而天下之民。亦皆受其福。故予不揣僭率。妄爲是序云爾。知國有良法。則國之興。而天下之民。亦皆受其福。故予不揣僭率。妄爲是序云爾。

校刻兵要錄九例

一是書文字。諸本多脫謬。謹校訂而釐正之。且揭疑案於本文之上。以俟識者。其甚難曉者。一從原本。不敢臆斷。畧施訓點。以便於兒童習讀。多屬妄肆。故一每卷首先生自記。其名而有曰宗敬者。有曰廣敬者。一書而兩名。似可怪也。蓋先生初名廣敬。後改稱宗敬。則晚年再經改竄者。其壯時既脫稿。不俟改竄者。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則名亦不及改書也。見者其思之。

一印本半幅十行二十字。得疎密之中。今九行十六字者。存原本面目也。

安政二年乙卯仲春

松本多湖安利謹記

其難知者一與原本不無微細異同

之凡此類者皆原本之上有以別其

一與書文字論本多湖若並姓而書

姓與兵要錄同

校刻兵要錄目次

卷之五

兵談上

原兵

武議

義兵

兵圖國

卷之三

兵要

兵要錄目次

兵要錄目次

節制

卷之二

兵談下

兵害

軍費

天官

六地利

卷之三

卷之三

將略上

將德

心術

賞禮

任用

操練

恩威

愛士

卷之四

將略下

將禮

將戒

矯僻

賞罰

嚴刑

虞患

勵士

兵紀

卷之五

練兵一

選士

卷之六

練兵二

編伍

卷之七

練兵三

懸令

卷之八

練兵三下

賞格

卷之九

練兵四上

練心膽

卷之十

練兵四下

練心膽

卷之十一

練兵五

練銃頭

卷之十二

練兵六

教旗鼓篇

卷之十三

練兵七

檢從卒乘馬

卷之十四

出師篇上

廟算

先勝

計賊

計制

益邊戍

選留鎮

計軍糧

定應援

壓與國

推穀

受命

卷之十五

出師篇中

分軍

行軍禁令

會盟

軍行

卷之十六

出師篇下

行列

卷之十七

陳營篇上

陳法

卷之十八

陳營篇下

營法

卷之十九

戰格

攻守一

卷之二十

戰格

攻守三

卷之二十一

戰格

攻守四

卷之二十二

戰格

攻守五

校刻兵要錄目次終

兵要錄卷之一

澹齋長沼氏宗敬著

兵談上

原兵

古者國備文武之官而相將分職焉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矣內統百官使卿大夫士各任其職也附百姓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也外懷諸侯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撫四夷四夷賓服海

外鄉風故相者國之腹心也將者受命於廟分相外之權專斧鉞之威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以征不服懲不義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故將者國之爪牙也譬猶陰陽生殺而四時行矣陽德也陰威也威德竝行而民服矣若夫有德無威則其民狎而亂有威無德則其民懟而亡以茲不可偏廢焉刑伐德守所以軒轅氏之為帝也脩德廢武所以承桑氏之喪國也

慄悍禍賊而無德者不能得衆心也故楚項黥進取遂獲烏江之辱矣守禮而不知兵權者所以棄其民也故宋襄不鼓儂乃取泓水之敗矣明主賢將鑑茲內脩文德外治武備內外兼備經權時措而後永保宗廟民常寧矣

武議

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用之定天下之災除民之害則為義兵也。用之攻無過之

城殺無辜之人則為賊兵也。賊好用之。君子不得已用之。德化不被于民。動兵革而征伐。仁人豈所為快哉。不幸之至也。故成湯放桀。夏民雖說。惟有慙德。周武伐紂。前徒倒戈。猶未盡善。此不以揖遜受禪。以征伐獲天下也。夫聖人之舉也。雖應天順人。行大義於天下。拯民於塗炭。猶自慙德。不如古。且恐來世懷無君之心者。以台為口實。後世主將之用兵也。多為奪土地利貨。

財逆天背人而無愧心。殺幾不辜。斷幾生靈。忍而不顧。唯務拓地益強。以為快焉。是何以異乎盜跖之輩矣。其行事也。唯任勢所成。而不看義所在也。故未得勢則陽施仁立義。而要親附士眾也。已得勢則弑君逐父。殺子欺親。以過其欲也。謂之亂臣賊子。上雖有天子方伯。憚其強大。不施竄殛之刑。故慣無征。以殘賊為恒。兼小吞弱。終至篡天下矣。後人不責其罪。從稱之良將。

賢君可憂之至也。此用凶器而行暴逆興危事而殄滅士民其慘毒不可勝言矣。嗚呼。後世兵家者之流弊將至于此。不可不戒焉。

義兵

凡兵之所起其等多然不出義戰爭名貪利之三也。蓋仁義忠信而不狹私心舉順天人謂之義兵。義兵凡七等。一者天下之民憔悴于虐政待時日曷興皇天從民之

所欲借手於聖德神武誅彼獨夫民繇于水火中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二者有德之君在上而下無怨讟之民然逆賊犯王化仇諸侯招撫而不來曉義而不服者不得已命方伯今諸侯舉兵誅戮之黃帝征蚩尤周公罪管蔡是也。三者賊臣有弑君忠臣義士舉義兵誅之如衛州吁弑桓公而立石碯般之立公子晉為君淖齒殺齊閔王王孫賈入市中市人誅之是也。

四者君微臣強權在于豪傑私恩立威萬
蓋羽黨而國將傾忠臣圖而安其國如漢
陳平周勃等誅諸呂而安劉氏本朝楠
正成佐後醍醐帝征高時是也五者天
下已亂奸雄各據國相侵暴忠良輔宗室
復王業救民命如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
於先主是也六者有欲報父祖之仇而苦
身下賢延攬英雄募敢死士而舉兵為國
雪恥者如燕昭王伐齊源賴朝滅平氏是

也七者國大亂未有定主各守其疆域而
待天下之定若寇賊來仇鹵掠我人民則
起兵追擊以除民之害矣魏相所謂敵加
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是也蓋救天下之災除民之害則為義兵
兵義者榮以從民所喜也或假義而求名
則為爭名兵兵爭者危以逐名忘義也或
假仁義而貪利則為奸賊兵兵貪者滅以
逆天背人也後世此等之奸賊不鮮矣有

外假誅篡弒之名義內懷自立之謀遂廢君之子孫殺忠臣者此以賊掠賊何逃其罪矣有陽言要施善政於天下垂功名於竹帛實逐父殺子重賦厚斂而失衆者此斷本趨末豈不覆亡矣世人不論其義與不義唯小黠狡智而攻取戰勝屢則稱之英雄良將也君子惡名不正矣

圖國

夫天下之本則在國國之本則在家家之

本則在身故欲平治天下國家者先脩其身身脩則一家化之推及則一國治一國能治則天下歸之是以君子躬行而率下以德故民觀感而心服撫民以仁故民懷恩而親附其上齊之以禮故上下分定而不亂勵之以義故民知恥而委身竭忠不顧死亡威之以法故民畏而不犯行之以信故以誠感誠民不變其操守是以國富且強民安而樂有事則能戰固守故敵國

卷之二

服于威德天下歸命

三要

凡治國之道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是為
三要也均井地薄賦斂使民以時教民種
桑麻農夫耕耘女子蠶繅民不徒力國不
空地則衣食給而不憂養父母妻子民有
恒心而國盜賊不起國靜民寧繇茲商賈
聚而通市匠工來而制器國用饒足而民
富且樂謂之養民生也養而無教則民不

知禮義無禮則上下擾無義則後其君教
之之道鄉村設塾郡國立學校備教授官
置經書辨費用入士民之子弟而教之塾
學書數讀經書學校解字講義俾人人知
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故國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之風興矣謂之復民性也雖教
養有法不豫禁民非則邪曲起而國亂也
故國郡鄉村各設官舉賢任德定法禁揭
條例以輔治教使民莫得罪者矣如有犯

法者則紕其罪狀盡其理而與衆俱棄之於市以糾萬民謂之禁民非也蓋衣食足故民樂而不思亂矣國有教故民知義而不犯上矣豫禁非故奸曲邪謀者不起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敵

兵要

荀卿論兵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

胸臆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蓋賢主明將之御下也以誠感誠故上下之情合矣感恩服義之至必欲爲國以死報焉若茲而後求伍可齊號令可施攻戰可教賞罰可行凡進退應接隨將之心而約束不忒是爲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也若士卒不親附則操練而不習申令而不服罰則怨賞則貪軍失期戰乖節何以獲勝矣是爲愛民無實心而士卒不親附也書曰知保赤子真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誰不敢親附哉。上者愛下。下者親上。故上下一心也。心一而氣齊。氣齊而力同。力同則以十可擊百。以千可擊萬。況三軍之衆同力。天下誰有敢當者。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夫民之歸仁德者。如水之就下也。不招而徠。臣不攻而賓服矣。

節制

戚子曰。舍節制。必不能軍。愚謂軍無節制。

則兵勢甚弱。故遇敵而易敗矣。以有制之兵。與無制之兵戰者。其衆雖三倍五倍。猶可勝矣。今有木石。使數十人推之。而不轉矣。如一人發聲。衆人應而撼。則數人而猶可轉焉。是無他術。一機齊力也。兵之有制亦如此。蓋節制者。所以齊氣勢也。其要在于和。故士衆親附。而後可言節制。節制立而後可言戰矣。夫節制之工夫。始于選士。定于編伍。戒于禁令。統于旂幟。動止于金。

鼓分合于旌旗變化于奇正。及其勝全矣。凡軍得全捷者。從法術之備來。未得其法術者。將雖智勇。不能恒乎其勝矣。如李廣寬緩不苛。以能附士。才氣無雙。而能鬪戰。然衛青以爲數奇。不令當前軍也。以軍無紀律。而曾數爲匈奴所圍也。程不識曰。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何益。春曰。倣程不識。雖無功。

倣程不識

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軍舍節制。則以李廣之名材。猶不可爲法。況其繼者哉。本朝源廷尉者。百戰百勝之將也。出不意乘擾亂。而不失敵之敗也。往來閭忽若神。然其所措勝者。唯任自己之勇材。而無紀律矣。亦不可爲法也。孫子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若舍節制而取勝者。可謂幸而不敗者也。蓋節制之術。有選士之法。而因能授。

倣孫子

職故任使得人。陳已定矣。編伍之法。定而無紛雜。衆爭之憂。故治衆如治寡矣。有旗鼓之制。而明三軍之耳目。節進止。故鬪衆如鬪寡矣。禁令揭。而一三軍之心。故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能獨退矣。凡統軍如此。而兵機自然一也。氣一則力齊。力齊則勢震。所觸必敗。所當必潰。所謂有制之兵。百戰百勝者是也。

兵要錄卷之一終

兵要錄卷之二

澹齋長沼氏廣敬著

兵談下

兵害

夫兵之利害。所其關係者甚偉也。故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凡不得已而用之者。義也。義兵者。利于民。故國人悅之。天下援之。繇茲軍和而國強。榮傳于子孫。兵之利莫大於斯。

孫子兵法

矣。好而用兵者，貪也。貪兵者，害于民。故國
人苦之。天下疾之。繇茲武黷而國危。災極
於子孫。兵之害莫大於斯矣。此理勢之自
然而義利之辨不可不察者也。夫兵之有
利害於國者，譬如水火之有利害於人也。
水火之於人，一日不可無矣。然至失其用
則為害不可勝言也。兵之利害亦如此。故
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蓋用
兵之道，或國逆賊起，或鄰國來寇，則舉兵
弭暴亂，以除民之憂也。逆賊伏寇退，則戢
兵嚴備，以為國之備。是用兵之節度也。兵
有節度，則利於國者不可勝言也。無節度
則害於國者亦不可勝言也。故論兵之利
者，先可論兵之害也。若不論其害而唯看
其利者，流而為貪兵。兵貪則攻無過之，城
殺無辜之人，篡人之土地，加己之強大，謂
之賊也。賊兵一旦雖以力服人，人心離，鬼
神禱而終不見其利矣。

軍費

孫子曰。凡興軍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孟德曰。購賞猶在外。須知千金特舉成數。而言其實不止。愚按。本朝以今時計之。十萬之衆。一日之用。非費千金之重。則不能舉焉。加旗人馬之死傷。器械之損折。一戰而不得如故。愷還之後。必繕其損折。補其不足。而以備

于再出之舉也。故前後所費至重矣。所以軍之不易舉也。然貪利之主將。屢興師旅。而鹵掠鄰境。故力屈材殫。取于民急刻也。依之民怨。而望國之傾覆。民怨於內。敵伺于外。國之亡。豈有日哉。此謂之逐末忘本矣。兵法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棄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者。是也。夫兵勢竭於外國。人怨于內。不俟鄰國之攻。禍起於蕭牆。雖有莖臍之悔。而不

及雖有知能之士而不善。國亡家絕。取後人之笑矣。一生苦心於兵謀。勞身於汗馬。其益何哉。惟為後世奸賊之戒而已。

天官

或問兵家譚陰陽之術者。其說紛雜。而無所統紀。故惑不知所解矣。冀為我折衷。以辨焉。對曰。天有陰陽。兵有勝敗。其成功唯在人事。不在向背也。故古人論天官者。必歸之於人事。蓋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言人事正。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心應。天心應。則陰陽從而吉也。豈論向背哉。夫乾稱乎父。坤稱乎母。萬物生而人為之。靈長參天地。有三才之名。故人道治。而陰陽和。人事亂。而妖變生。以天人本一。陰陽因人而變矣。豈惟災于人。事哉。故明將之動兵也。未嘗求勝敗於術。

數惟顧其義不義如何耳。兵義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心應也。昔武王伐商，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犯三妖而進兵，斬紂于鹿臺。天下大定者，天心應也。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遇漢兵起，竄為厭勝，然尋邑百萬之師，一敗于昆陽，而莽遂就戮者，天心離也。蓋天心之去就，唯在人事，而不在陰陽向背明矣。故明將之於天官，或存或廢，共循于義而已。非如後

世兵家之因利而取舍，共失其實者也。敢問存廢循于義者何謂哉？對曰：凡舉兵之法，師出時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而後舉者，兵者國之大事也。所以著不敢用私謀為國計，而不得已之誠也。此處緩之禮也。或事當機速者，縱雖卜筮不吉，天時不順，舉兵而不疑，以禁暴賊，保民命，此處急之義也。且鬪以氣勝，盡之於人事而順于天者，鼓舞之極也。或託鬼神而

勸士衆者說衆曰義所在神明必祐之故三軍爲之奮矣或禁妖祥去疑惑者諭衆曰義所在天心應向背共吉也故三軍爲之安矣豈使貪使愚己矣當以使智使才也凡事皆循于義故三軍之感深於譎詐所謂以實心行實事者是也兵家之廢立乎天官附託于神奇之詭道是亦行乎我實事之中而不敢欠爲勢以佐外之術矣問所謂後世兵家因利而取舍共失其實

者何謂哉對曰後世貪利之將舉兵也非義御衆也非道掠土地利貨財殘暴適其欲若茲者天人已相背不俟卜筮而不吉也然不顧自己之不義不計人心之離叛專尚遁甲演禽漫祈天地神明以徼倖天德無私親豈祐不道之人矣是猶告己罪惡於鬼神暗愚之至也或云陰陽有何情哉勝敗在謀之得失存則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一向廢而不可取焉請以奕譬以

孫子兵法

不善奕者居休生門善奕者坐死門畢竟是
是高者勝故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此說雖
據古人之言大過而有病於迫窄故欠兵
權之一助唯可曉拘泥之將未足以爲兵
家之法矣或云兵貴權詭如陰陽之術當
因利而存因利而廢焉以使貪愚鼓兵機
昔宋武帝以往亡日伐南燕源羽林以三
鳥祭日征山木茲因利而廢之者也田單
託神奇以敗燕騎劫正成望虹氣而襲名

護屋茲因利而用之者也故智將之於天
官存而不用用而不泥是以不遺其利此
說似得兵家之用然唯說利而不依義賤
薄未足以爲確論矣凡兵法專論利者易
流于賊術今弄天官詭貪愚天官是何事
哉貪愚是誰民哉已弄已詭何以視其實
於衆若舍其實者利亦不伸矣奈何者前
說則後不可廢初廢則終不可信是以不
伸也且武帝以我往彼亡爲辭羽林何以

為辭若說不以義則不可解衆之忌憚也。田單正成爲社稷城守士卒素服其義神奇天象爲兵助宜矣人皆知田單之取勝於神詭未知爲社稷推赤心之誠人唯語正成之勵士於虹氣未論爲王室盡人事之義二將者因義而竭實求助於天故傳其功于不朽矣若夫不義而貪利詐衆於鬼神者恐不能成其功于一時也義利之分不可不察焉凡天官之論有專主人事

神氣以爲靈驗
如則多考其詳

者如尉繚子之說是也雖說得實而短于兵權矣有專主權詭者如李衛公之說是也雖長于兵權而實不及矣其論中有瑕今採其所長補其所短存天官而歸之於人事兩示以任權存廢循義而推盡自己之實心則人心和天心應乃足以盡陰陽之術矣。

地利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兵勢得地而伸失地

而屈。兵勢已屈，則為敵所制矣。雖有驍將
勇士，未能獲捷也。譬猶走騏驥於墻茨之
上，鬪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不能施其技
勇，且必自斃而死也。故孫子論地形之利
害，吳子說險阻阨之利，地形者兵法之所
重也。趙奢先據北山，而秦師退；秀吉陟志
津嶽，而北軍潰；地利者軍爭之所先也。蜀
有劔閣之守，而劉曄以為不可犯也。吳有
大江之險，而曹丕以為未可圖也。地勢者

域圖之關鍵也。然而地得人而守，人依德
而和。今雖有地無人，則不能守之。雖有人
無德，則不能和之。國中猶不和，何以禦外
寇矣。故德義不脩，大江不能禦，時無英雄
劔閣不得守，且重寶唱秦將，而峽關不守。
廣武君之畫不行，而井陘空虛，茲而憶地
者由人，而險也。奈何者雖有錐蒿羊腸之
險，主暗將愚，眾不和，則不能守之。是險與
不險同。主明將智，眾和，則雖畫地而守之。

敵不得與戰。是不險與險同。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而李筌所謂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政之國。唯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者是也。

王霸

或問嘗聞之王道本乎人情之公。依乎天理之正。故若履大路而行。無有回曲。霸術依仁義之偏。用私心。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不平易正直。是其公私誠偽如霄壤之不一。然譚兵者。雖知王道之尊。其所

依者全在霸術。奈何者。兵謀師律。聖人雖不得已而用之。於奇計變詐。不言之也。兵家者以仁義道德。雖為兵之說。而專重奇計變詐。吾是以知其志在功利。不在仁義。是非霸而何哉。然子之譚兵也。重仁義。賤功名。戒貪利。其心似尊王。賤霸。然則於奇計變詐。舍之不取。歟。對曰。奇計變詐。雖非兵之所為。主焉。兵權之一助也。故古今之

良將不得已而用之，何不取焉？敢問如此，則子之說兵者，不審始，崇仁義忠信，而賤功利，終說變詐譎奇，而却為五霸之罪人。何一書而兩意，一口而兩端哉！凡兵書多說詭道，依之後世之將，或逐末忘本，失正術，何其賤陋而不實哉！孫子啓火攻水利之端，至于宋明，其制廣其法精。本朝之言兵者，亦莫不曰水火故敵陷，其計則舉陳所燒殺，舉軍溺死，何其酷虐而不仁哉。

尉繚子說刑令而後世之諸將尚嚴令重刑，何其苛刻而少恩哉！六韜譚奸謀陰計而後世貪利之主將以之，毒于鄰國，何其奸曲而不道哉！其賤陋酷虐苛刻奸曲，亦子之所不棄歟？對曰：是可論於其舉兵之義不義，與其所伐之國不辜有罪如何也。其舉素非義為攻，無過之城，殺無罪之人，而用此術，則為賊計也。以義兵臨有罪，搃此術救吾士卒之死傷，則為兵權之助也。

且知其術者先慎備之於己不為敵所圖是兵法之所不舍也今有猛獸毒蟲成羣引類鄉里食人田野荒乎禾麥民逐之者忽觸而所殘害攤衆而驅之則走入于山林隱于薈薈命吾子令驅之為奈何或田野邑里設陷穿驅而陷之或餌以誘彼隱伏而射殺之入于林木薈薈者焚殺之赴于水澤者滿捕之乎且徒令民探索林木薈薈之中而立看其所殘害乎於二者吾

子擇之若愛民之死傷而依其術火攻水
利謫詐共不得廢焉若忌其術而徒看民
之所殘害不仁莫大於斯惟惡方術棄我
民於虎狼之爪牙豈除殘去穢之道哉此
所以求兵謀之助於權奇也夫霸者其志
在功利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
而實欲自尊大矣是與王者之以德行仁
者同日而不可語焉故腐儒俗士亦知賤
霸也若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取賤以

奇計變詐助勝不得已而用火攻水利以
弭國災作民永逸之計則儒士何敢毀之
異朝蜀先主使孔明求救於吳孫權遣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欺發火
船破操軍於赤壁亮屯陽平使魏延等并
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來攻之亮
令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洒水懿
疑而引去亮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數挑戰
懿不敢出亮遺巾幘以令激怒亮出軍祁

山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
街亭違亮節度大為郃所敗亮收謖下獄
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
若平生且亮任益州政尚嚴民猶知恩知
榮而上下有節孔明之賢而奇計火攻嚴
法共用不棄然不妨王佐之才也 本朝
楠正成守千劔破城投炬火焚雲梯設偶
人誘敵京師之戰使僧需遺屍詭戰死以
伺敵之急情且當罪則不許親戚是又火

攻變詐重刑共用而不棄然不降純臣之名也。是皆據正道臨有罪以大信行師以權奇致賊且犯節制引敵之勝者戮以整軍是豈好事而爲之哉。愛民全軍之計也。然則吾子所訝之奇計變詐重令嚴刑火攻水利共歸于仁義吾子何拘拘於古不涉于時務矣。唯吾子之所舉所載于六韜文伐三疑之篇奸謀陰計全賊術而非正計後世主將知之爲敵不所圖則善矣。用

孟子本傳

之誘敵於不義使之長不道而擾其國者明主賢將之所不爲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經書然。況兵書哉。問如此則子之說兵者據王道歟。曰否。王道有聖模賢範行于世非兵書之所說焉。況愚偏賤薄識非其任。今所論者唯憂後世兵家之流弊而已。

